

要领略祖国辽阔的幅员,从东八区的上海去往东五区喀什,近七个小时的飞行便能深有体会。喀什机场出来再转乘巴士,在塞上盆地行驶二百多公里,方能到达此行的目的地。

车子寂寥行驶,漫长奔波几欲昏睡。终于听领队的黑瘦青年大声喊:“泽普到了!”这位精神头十足的青年,是闵行区的援疆干部,皮肤已被高原日照晒成深红,不见一丝上海城市年轻人的样貌。他们来泽普一般都要呆上两至三年,人均种植树苗成活 50 到 70 棵。这类种植,手上不磨出几个血泡,在盐碱地是挖不出第一个树坑的。援疆干部与当地同胞一起开荒拓种,最顽劣的戈壁滩被一寸寸改造成可以积蓄水源的泥地,南疆慢慢瓜果飘香。时间久了,上海青年与少数民族同胞一起唱歌喝酒成了好兄弟,从五十年代至今,这个工程一直都有人在继续。

提起中央乐团,上了年纪的乐迷也许会马上想到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等老一代中央乐团的指挥家,他们在中央乐团 40 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但也有一位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中央乐团的创团团长及“文革”结束后复任团长的李凌,他对中央乐团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引进人才、爱护人才,加强队伍建设方面可以说是精心谋划,求贤若渴,学者周光萼的《中央乐团史》一书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

中央乐团成立于 1956 年 7 月,在经历了朝

春天的怀思

爸爸是在四年前的春天离开我们的,从住院直到他最后安然离世只有短短三星期,爸爸始终没有叫过一声难受。爸爸从一个步履矫健的老人走向他生命的终点,这期间的发展变化不仅我们没有想到,他老人家也未曾料到。

爸爸为人忠厚善良,十分敬业,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早出晚归,加班加点是他的生活节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少了对家人的关爱,在家里他是贤夫慈父,妈妈身体不好,爸爸就大小家务一人包揽,近半个世纪前那 11 平方米 5 人居的斗室,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整整齐齐。每逢五一、国庆节假日,爸爸都会推着他那辆老坦克,让我们三个孩子分别坐在三脚架、坐垫和书包架上,妈妈则在一侧看护,全家一同去看彩灯。

爸爸对我们三个孩子的学习和言行要求严格,有奖有罚,一视同仁。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好奇地捡起地上还在冒着烟的烟蒂,放到嘴边,想学学大人的模样。爸爸看到后,一把夺过烟蒂扔在地上,以我印象中最严厉的方式批评了我。此后,我再也没有碰过香烟。

三十多年前我在少体校夏练三伏的照片被放在北站附近橱窗展出时,爸爸每到星期天总要特地过去看一看,在更换展品时,他特意向人家说明情况,留下了照片,拿回家装入相框,一直放置在家里醒目位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杭州学习期间,爸爸特地坐五个小时火车来看我,送来许多营养品,询问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叮嘱要集中精力学习,不要分神想家,家里一切都好。而彼时,妈妈正因心脏不适住院治疗。

爸爸退休后,还发挥技术专长,帮助企业培养骨干,并把自己劳动所得用在老同事的聚会活动上,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老朋友。有时还会邀请一些老邻居聚会叙旧,联络感情。大家都夸爸爸待人真诚善良,乐善好施。难怪爸爸去世后,参加追悼会的来宾远远超出我们预计,他们说看了报上的讣告,来送爸爸最后一程,见上最后一面。

每到这个季节,我对爸爸的思念就会愈发强烈,希望他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得到延续。



跟随援疆干部和泽普的文化工作者走村过寨,到维吾尔族同胞的家中作客,来了一次深度游。回到上海之后的许久,每当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晒出美食和城市的丰盛热闹,在边陲新结识增加的朋友都会热情称赞。泽普的朋友圈隔三差五地也晒出一些信息,某天在少数民族同

漂金之河

璵子

胞家里走访,某天又在某个村镇结对帮困,还有就是,又种了几棵沙柳、白杨、红枣树……城市和边疆的朋友圈于是有了两个画风,一边精致平静还有点小造作,一边直面辛苦和质朴。城市人确实有点不大好意思在朋友圈中大秀特秀了。

过些时候,我的同事去泽普慰问演出,发回大量的美景美食图片。去时还是青翠泛绿的沙柳和胡杨林,此时已然黄灿灿,南疆最美的季节来了。经过泽普之行我已了

重新回到中央乐团团长的岗位上。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乐团先后与到访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小提琴大师斯特惠、梅纽因进行

李凌的惜才爱才与引才

刘蔚

气勃勃的创建期后,反右运动的风暴让乐团的五名演奏员被打成右派。但作为团长的李凌尽可能地保护团里的音乐家少受这场政治风暴的冲击。当时中

央乐团合唱队正在外地演出,李凌立即关照他们,继续在外地巡回演出,千万不要返回北京参加鸣放。就这样合唱队在外地演出了三个多月,返京时,反右高峰已过,合唱队的队员因此无一人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李凌保护合唱队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

十年浩劫过后,李凌

又率中央乐团来到北京大学,作为普及交响乐的一项活动,将这套曲目重演了一遍,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1983 年 1 月 29 日,从美国进修归来的陈燮阳再度登上首都舞台。原来李凌听说陈燮阳回国,有意将他调进中央乐团作为指挥接班人来培养。最后,上海方面同意有条件放人,即陈燮阳在出任中

“算起来,我可以说是静安的土著居民了:生在静安,长在静安,现在是老在静安,看来,将来一定还会死在静安的。”这番话是我有一次在主持静安区学习节的开幕式上说的开场白,当时全场笑声掌声雷动。那次活动的地点,就是在常德路的 800 秀。

常德路的 800 秀,顾名思义,就在常德路的 800 号,康定路和昌平路之间。我家当时就在康定路,那里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每天,我背着书包出门,沿康定路往西,约莫两分钟,就到了常德路口,拐弯往北,沿路一排早点摊,我便在那里选“四大金刚”吃,吃完再往前走,就是 800 号了,那是一家大厂,“上海人民电机厂”的厂名,赫然地横雕在墙壁上,很是气派。那时我总是羡慕地看着进厂上班的男男女女们,真的希望自己毕业后也能进“工矿”,和他们一样当个工人。

世事沧桑,旧时的工厂如今已经变成了秀场,只有场里的一片片青砖红瓦和斑驳灰墙见证着历史。

800 秀的全称是“800show 主题创意园”,占地面积不小,据说有二十多亩,静安区政府的战略意图是,同南京西路高档商圈形成对应,成为上海中心城区的集时尚发布、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大型“秀场”。

解,沙柳的根系非常发达,枝条丛生不怕沙压。而为了找寻地下水,胡杨的根茎可以一直扎入到大地的深处,耐旱抗涝高温寒冻,树龄达 200 年。沙柳和胡杨逐河流及盐碱地而存活,是征服沙漠及干旱地质的瑰宝,这些生命力无比顽强的植物默默伴随一代又一代援疆干部改变着沙漠的未来,而它们身上与生俱来的坚韧品性,一定也是时刻感染着援疆青年。

荒漠上的沙柳,舒展根叶,竭力吸取天地能量,凝固流沙。迎风起舞的胡杨,在与沙尘暴一轮又一轮的搏击中,深深地根植土地,柔韧的枝叶密密层层,即使凛悍的风沙也很难穿越。援疆的人们正如这沙柳和胡杨,又像是叶尔羌河上漂着的点点金沙,虽然微小,却很难在水波中找到单个的身影,因为它们无处不在。每一束小小的光芒汇聚起来,迎着太阳折射出的是一整片一整片的辉煌,漂着金子的河,金波闪闪,把泽普装点成一派金黄的美丽世界。



周建国 篆刻

去过 800 秀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布局别具匠心,整个园区呈“一轴两翼”之势:所谓“一轴”,即以百多米长的“老车间”为主体,改建成画展、车展以及各类时尚产品发布、展示的大型多功能厅。而南北“两翼”中的北翼,以交错的独幢车间、老式小洋房为基础,改建成对外开放的商业文化休闲场所;南翼则以一批旧厂房为依托,改造成拥

800 秀:静安文化新地标

胡中行

有屋顶花园、地面广场以及时尚办公楼的综合型园区。

我觉得,把一座厂房改造成一个秀场,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文化的过程。电机厂原有的 15 座建筑,并没有被夷为平地,而是华丽转身,在原有的躯壳里大做文章,使它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文化地标,只有大手笔才能做得如此完美。

现在,我家也“与时俱进”地从康定路搬到了延平路,好在离常德路 800 号还是不远,我还是常常会去那里,当然不再是上学路过,而是专程前去休闲、吃饭、领略文化。近几年来,静安区的“国际读书日”活动

《退笔》:“人生如退笔,茧纸亦成灰。传说右军字,子遗双耳杯。影形卑作蚤,气息猛逾雷。聊蘸家头酒,闲书四种茴。”

写了好些年的毛笔字,毛笔也写坏好些了。原先以为毛笔是写不坏的,以为智永和怀素的退笔成家,只是一个故事,一种诗的说法。后来知道了,毛笔真的可能写坏。尽管不像智永和怀素那样,把毛笔字当性命,一辈子就是要把毛笔字写好,毛笔还是写坏了。退笔成家吗?我没做。感觉毛笔写坏的过程,太像人生了。埋葬它,是件很悲伤的事。

除了毛笔,纸呢?纸也不长久吗?这个诘问,是因为听到了一个说法。一个学者说,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肯定不存在了。他的理由是,文献记载,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用鼠须笔,写在蚕茧纸上的。快两千年了,蚕茧纸不可能存世。

我觉得,兰亭集序存世的可能性已然不大。蚕茧纸存世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公元 353 年,也就是晋穆帝永和九年。那年春天的兰亭修禊,注定是一件不朽的事、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朽的事。王羲之写了兰亭集序,由此他成了书圣。这是说,兰亭集序是人间最好的字,王羲之是人间写出了最好的字的那个人。人间最好的字,谁都愿意它永存。所以它的存亡,都可能惊天动地。

兰亭集序,作为王氏传家之物,传到七世孙、追谥家法的智永那里。存世的脉络是清楚的。智永是南朝陈和隋朝人。在

央乐团常任指挥的同时,也要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同一职务,换句话说,陈燮阳每年要轮流为京沪两个乐团工作。1 月 29 日的音乐会,即是他担任中央乐团常任指挥后的首次亮相。

1980 年代初,李凌还有意识地引进“外援”,帮助中央乐团进行扎实的训练,扩展和积累曲目,提高艺术水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法国指挥家皮里松,皮里松曾获贝桑松国际指挥大赛冠军,指挥过不少世界一流乐团。从 1980 年 5 月起,皮里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带领中央乐团排练了三套曲目,指挥乐团分别在 5 月 9 日、5 月 18 日和 5 月 28 日举办了三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皮里松以严格、严厉著称,批评时不留情面,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甚至抗拒,但渐渐地就被他高超的艺术才能

都在这里举行,可见这里的文化含量有多高。平时,沿马路一大片空地,犹如一个小广场,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遛狗,一切显得悠闲而惬意。华灯初上,“广场”北侧的星巴克和南侧的宜芝多遥相呼应,又给周遭平添了一种异国风情。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于是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800 秀:静安文化新地标

胡中行

有屋顶花园、地面广场以及时尚办公楼的综合型园区。

我觉得,把一座厂房改造成一个秀场,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文化的过程。电机厂原有的 15 座建筑,并没有被夷为平地,而是华丽转身,在原有的躯壳里大做文章,使它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文化地标,只有大手笔才能做得如此完美。

现在,我家也“与时俱进”地从康定路搬到了延平路,好在离常德路 800 号还是不远,我还是常常会去那里,当然不再是上学路过,而是专程前去休闲、吃饭、领略文化。近几年来,静安区的“国际读书日”活动

他之后,兰亭集序的踪影就不清楚了。说是有过唐太宗赚兰亭和葬兰亭那样的事,可听起来,总觉得更像是传说。再说,至今可以见到所谓王羲之的字,无一真是真迹。历史好像难以承受王字之重,兰亭集序存世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只是,蚕茧纸是可能存世的。去年吧,我见到了前辈文人家藏的晋代蚕茧纸。那个下午,窗外飘着微雨,和王羲之时候的蚕茧纸咫尺面对,极其接近地细看它温文的色泽,还有它的质感、甚至纤维伸展的状态。接收它的气息,甚至感觉到了它均匀的呼吸。我想我无法否认,它是从王羲之那时候一路前来的。蚕茧纸在当时也珍贵,王羲之也是难得一用的。也正是他的难得一用,蚕茧纸已不仅是珍贵的物。

蚕茧纸还在,可叹用蚕茧纸写成的兰亭集序不在了。见到蚕茧纸又怎样呢?就像见到曲水流觞的那个觞,那个晋代的双耳杯,急切想到的,只是王羲之的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

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跟前,即使是唐太宗,也影形卑小。只有袒腹东床的王羲之,照样解声如雷。有些笨的人也不该做。譬如赚兰亭、葬兰亭之类的事,不该做。

毛笔写坏了,突然想到了孔乙己。他在咸亨酒店,想写字,手指蘸点酒,在桌上写起来。他没用手笔。这时候,他只是对字感兴趣。他用了茴字的四种写法,心情真好。我为他点赞。

邂逅集

齐铁偕

【惠风】
依稀如雾复如霞,
日夜吹嘘景色奢。
才使暖香梅下退,
又红春色到桃花。

【山行】
山径繁花影横,
凌高放目好风轻。
鸟声啼自不知处,
一抹斜阳隔树明。

【写生】
总嫌画笔意迟迟,
日暮不归营所为。
一幅白描春尽卷,
谁家花萼忘登枝?

【闲居】
燕外莺边踏落花,
掩扉自静入幽遐。
空庭独坐浑无语,
对竹敲诗到日斜。

【思父】
梦醒但见笑容开,
逝水东流更不回。
明月许知吾寂寞,
也乘灯灭夜深来。

都在这里举行,可见这里的文化含量有多高。平时,沿马路一大片空地,犹如一个小广场,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遛狗,一切显得悠闲而惬意。华灯初上,“广场”北侧的星巴克和南侧的宜芝多遥相呼应,又给周遭平添了一种异国风情。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于是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随着改革开放,旧区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原先的弄堂、石库门已经退出了上海住宅的主流,接待朋友的方式也因此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至少是我,已经不在家里招待朋友了,朋友来访,首选地就是 800 秀。

原先,讲到常德路,人们总会提起张爱玲。其实,在常德路居住过的文化名人,远不止张爱玲一个,比如聂耳就居住在常德路 633 弄(恒德里),而常德路 81 弄(嘉禾里),则是郁达夫的栖居之地。我常常为两位先生鸣不平,他们的成就与贡献,难道就比张爱玲差么?

现在好了,常德路的文化新地标横空出世,标志着新时代新文化的崛起。

理想书店的样子,不仅是好书收藏场所,更是都市的文化源泉。

十日谈
春之声系列之二
路春记
责编:郭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